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日講春秋解義卷五十三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七百七十七 經部

日講春秋解義卷五十二

昭公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左傳 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尊晉罪已也以舍族為尊尊晉罪已

晉罪已禮也禮修已而不責人

穀梁傳 大夫執則致致則名意如惡然而致見君臣之禮也大夫有罪則宜廢既不能廢不得不盡為君臣之恩故曰見君臣之禮

邾莒之訴晉人明知罪在意如而擯公不盟雖屈於公義姑執意如而不正其罪不迓邾莒邑田尋聽自歸蓋意如深結晉之彊家以阨其君利則歸已而危辱則推君其惡極矣故於至自晉特去氏以著其罪與叔孫婼之見執而歸異也

附録

左傳南蒯之將叛也（在十二年）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偽廢疾（二人南蒯家臣）使請于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興若以君靈不死請待間而盟（間差也）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

也請朝衆而盟欲因合衆以作亂遂劫南蒯曰羣臣不忘其君君謂季氏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送使出奔請期五日南蒯請期冀有變遂奔齊侍飲酒于景公公曰叛夫戲之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張强也子韓晳曰齊大夫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言越職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齊侯使鮑文子致之歸魯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附録左傳夏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于宗丘上國杜注在國都之西西方居上流故謂之上國宗丘杜注楚地當在今湖廣歸州境且撫其民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介特單身民也收聚不使流散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詰姦慝舉淹滯禮新敘舊新羇旅也祿勳合親任良物官物事也準事以任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于召陵亦如之兵在國都之東者好于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左傳 秋八月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慼（郊公著丘公子）國人弗順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輿（庚輿莒共公）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于庚輿（蒲餘侯莒大夫茲夫也意恢莒羣公子）郊公惡公子鐸而善于意恢（鐸亦羣公子）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輿許之（為下冬殺意恢傳）

昭公時薛杞繳國無不會其葬者何獨於莒則不

往蓋意如專國怒其嘗訴已耳或以爲著丘公無謚春秋不書其葬誤矣

附録

左傳楚令尹子旗有德于王子旗蔓成然有佐立之德不知度與養氏比而求無厭養氏子旗之黨養由基之後王患之九月甲午楚子殺鬬成然而滅養氏之族使鬬辛居鄖以無忘舊勲辛子旗之子鄖公辛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左傳冬十二月蒲餘侯兹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

公子鐸逆庚輿于齊齊隰黨公子鉏送之有賂田莒賂齊以田

穀梁傳言公子而不言大夫莒無大夫也莒無大夫而曰公子意恢意恢賢也曹莒皆無大夫其所以無大夫者其義異也曹小莒夷故異

意恢以國殺為文而不去其族非其罪也公子鐸首亂不見於經者韓愈謂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之身若此類者多矣

附録

左傳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邢侯楚申公巫臣之子也雍子亦故楚人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士景伯晉理官叔魚攝理攝代景伯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于叔魚叔魚蔽罪邢侯蔽斷也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于朝宣子問其罪于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施行罪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墨墨不潔之稱殺人不忌為賊夏書曰昏墨賊殺逸書三者皆死刑皐陶之刑也請

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于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言叔向之直有古人遺風治國制刑不隱于親謂國之大問已所答當也至于他事則宜有隱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于義未安直則有之平丘之會數其賄也謂言瀆貨無厭以寛衛國晉不為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謂言鮒也能以寛魯國晉不為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謂言鮒也鬻獄以正刑書晉不為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三惡暴虐頗也三利寛魯衛正刑書殺親益榮猶義也夫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公羊作夷昧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左傳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齊戒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祲妖氛也蓋見于宗廟氛惡氣也其在涖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

公羊傳其言去樂卒事何禮也君有事于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主謂已主祭者臣聞君之

喪義不可以不即行故使凡弟若宗人攝行主事而往不廢祭者古禮也大夫聞大夫之喪尸事畢而往賓尸事畢而往也

穀梁傳君在祭樂之中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禮也祭樂者君在廟中祭作樂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聞可乎大夫國體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故曰國體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死者不可復生重莫大焉是以君雖在祭樂之中大夫死以聞可也

有事謂有祭事也祭主於誠慤故當祭雖大夫之喪不得以聞若有事于武宮叔弓涖事而卒則為

之徹樂而卒事亦禮之可以義起者蓋縁先祖之心見大臣之卒不忍聞樂縁主祭者之心視已設之饌不忍中輟則去樂而卒事可矣弓之卒正當籥入時故舉籥入及其去之則諸樂皆徹故云去樂非獨去籥舞也

夏蔡朝吳出奔鄭朝公羊作昭無出字

左傳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朝吳蔡大夫有功于楚平王故無極恐其有寵疾害之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于蔡子

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蔡人在上位者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于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為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以鳥喻也言吳在蔡必能使蔡速强而背楚

朝吳蔡之世臣蔡之復也本謀實出於吳而至不

安於宗國則逐之非蔡侯意也陳蔡世服於楚雖以欲背楚得罪者必奔楚以自訴而吳奔鄭其不容於楚可知矣蔡雖復國而國内之臣楚實制其存亡其何能國乎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附錄左傳 六月乙丑王大子壽卒 周景王子 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 大子壽之母也傳為晉荀躒如周葬穆后起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左傳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杜注白狄之別鉅鹿下曲陽縣有鼓聚在今直隸晉州西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爲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無以復加所好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

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完猶保守）賈怠無卒（不能善終）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爽差也）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知義所在也荀吳必其能獲故因以示義）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䵣鞮歸（䵣鞮鼓君名）

十二年晉伐鮮虞今又遣命卿率大衆以伐之蓋諸卿各營其私務近攻以闢土壤而荆楚之橫肆小國之摧殘絶不以介於心也

冬公如晉

左傳冬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謝季孫見歸

十三年公如晉爲意如請而意如不使公得達者恐公以情訴懼晉侯之意或移而正己之罪也今意如既釋可無他虞故聽公一朝而又止焉比事以

觀則晉屢拒公皆意如主之可知矣

附錄左傳 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樽以魯壺（文伯荀躒也魯壺魯所獻壺樽）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感魯壺而言也鎮撫王室謂貢獻之物）文伯揖籍談（文伯無辭揖籍談使對）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于王室（謂明德之分器）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于王（彝常也謂可常寶之器若魯壺之屬）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于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

而忘諸乎（叔籍談字）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密須杜注姞姓國也在安定陰密縣今陰密故城在陝西靈臺縣西）闕鞏之甲武所以克商也（闕鞏國所出鎧）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參虛實沈之次晉之分野）其後襄之二路（周襄王賜晉文公大路戎路）鏚鉞秬鬯（鏚斧也鉞金鉞）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事在僖二十八年）撫征東夏非分而何夫有勳而不廢有績而載奉之以土田撫之以彝器旌之以車服明之以文章子孫不忘所謂福

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言福祚不在叔父當在誰耶且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為大政故曰籍氏孫伯黶晉正卿籍談九世祖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辛有周人其二子適晉為大史籍黶與之共董督晉典因為董氏董狐其後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忘祖業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謂后崩大子卒禮父為長子三年夫為妻

期必三年然後娶則亦有三年之義又天子絕期惟服三年故通謂之三年喪于是乎以喪賓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彝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天子諸侯除喪當在卒哭今王既葬而除故譏其不遂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失二禮謂既不遂服又設宴樂言以考典典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為二十二年王室亂傳

十有六年春

附錄左傳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猶以取鄆故

齊侯伐徐

左傳齊侯伐徐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隧蒲隧杜注徐地下邳取慮縣東有蒲如陂在今江南虹縣北徐人行成徐子及郯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甲父杜注古國名高平昌邑縣東南有甲父亭今昌邑城在山東金鄉縣西北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

無伯也夫詩曰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肄詩小雅戾定也肄勞也言執政大夫離居異心無有念民勞者其是之謂乎傳言晉之衰

此為晉伯既衰齊景公爭伯之始事也然景公不能明政教以收國衆修德禮以屬諸侯而區區于鄰近之國稱兵以逐利將以求霸不亦左乎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戎蠻公羊作戎曼杜注河南新城縣東南有蠻城在今河南汝州西南

左傳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質信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禮也

公羊傳楚子何以不名據誘蔡侯名夷狄相誘君子不疾也曷為不疾若不疾乃疾之也以為固當然者乃所以為惡也

楚子之誘一也而或名或不名者虔以篡弒之賊而滅先王之建國棄疾雖乘亂取國而非親為弒逆雖殺戎蠻子而復立其子其惡之小大有差也

蔡侯與戎蠻子之見殺一也而或名或不名者蔡

般弑父與君蠻氏亂而無質其罪之輕重有差也

程子所謂時措從宜者此類是矣

附録

左傳 三月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

位于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于客間孔張子孔之孫 執

政禦之執政掌位列者禦止也 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間縣樂肆 客

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曰富子鄭大夫諫子產也 夫大國之人

不可不慎也幾為之笑而不陵我我皆有禮夫猶鄙

我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恥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衷當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緣事類以成偏頗獄之放紛會朝之不敬使命之不聽取陵于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昆兄也子孔鄭襄公兄孔張之祖父執政之嗣也子孔嘗執鄭國之政為嗣大夫承命以使周于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于朝而祀于家卿得自立廟于家有祿于國有賦于軍。軍出卿賦百乘喪祭有職受脤歸脤受脤謂君祭以肉賜大夫歸脤謂大夫祭歸肉

于公皆社之戎祭也其祭在廟謂助君祭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恥之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子寧以他規我　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玉環同工共璞自共為雙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太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若屬有讒人交鬬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于一環其以取憎于大國也盍求

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為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于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為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為鄙邑則失位矣不復成國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

鈂乎鈂細小也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為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鄭本在周畿內桓公東遷與商人俱庸次比耦庸用也用次更相從耦耕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强賈無强市其物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

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為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辭之傳言子産知禮宣子能改過

夏四月鄭六卿餞宣子于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齹賦野有蔓草子齹子皮之子嬰齊也野有蔓草詩鄭風取其邂逅相遇適我願兮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君子相顧己所望也子產賦鄭之羔裘言鄭別于唐羔裘也取其彼其之子舍命

不渝邦之彥兮以美韓子宣子曰起不堪也不堪國之司直子大叔賦褰裳褰裳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蓋思大國之勤已也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韓起不欲令鄭求他人子大叔拜以答之所以晉鄭終善子游賦風雨子游駟帶之子駟偃也風雨詩取其既見君子云胡不夷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旗公孫段之子豐施也有女同車取其洵美且都愛樂宣子之志子柳賦蘀兮子柳印段之子印癸也蘀兮詩取其倡予和女言宣子倡已將和從之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六詩皆鄭

風故曰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昵親也賦不出其國以示親好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我將詩頌取其日靖四方我其夙夜畏天之威言志在靖亂畏懼天威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覲于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我死也敢不藉手以拜以玉馬藉手拜謝子產

夏公至自晉

左傳公至自晉子服昭伯語季平子曰昭伯惠伯之子子服回也隨公

從晉還　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強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為常能無卑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

公以去年冬如晉今夏始書至河三時而後歸去國之久惟僖公會淮襄公如楚及此為皆受制於大國而不使即歸也考其時則徵傳而事著矣晉人明知罪在意如而釋之明知與公無與而反止焉意如之陷公至於此極其後公謀討之亦勢不

容已不幸無成而傳者及諸儒皆責公之妄舉過矣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左傳秋八月晉昭公卒

晉自平公弛其操柄政在大夫盟宋以後會盟征伐楚實專之昭公嗣立僅一會大夫幸楚虔覆敗國有内憂未遑外事諸侯復合於平丘正可以有為之時而信義不立軍政不修邾莒雖訴侵地不

反弱莠之淫叔鮒無誅徒以盛兵示威而脅鄭已窺其釁矣且曲庇季氏重困魯侯諸侯心貳不亦宜乎此雖由昭公之無志亦因世卿擅國積重而難返也

九月大雩

左傳九月大雩旱也

附録左傳鄭大旱使屠擊祝款豎柎有事于桑山三子鄭大夫斬其木不雨子産曰有事于山蓺山林也蓺養護令繁殖而

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

季孫意如如晉

冬十月葬晉昭公

左傳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回之言猶信自往見之乃信回言子服氏有子哉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左傳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叔采叔詩小雅取其君子來朝何錫與之以穆公喻君子穆公賦菁菁者莪菁菁

者義亦詩小雅取其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以答采叔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嘉其能答賦言其賢故能久有國

魯既卑矣小國猶有朝者晉亦卑矣諸侯猶有朝者但操柄下移內政不修國終無與立耳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左傳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禮正陽之月日食當用幣于社故請之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

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正月謂建巳正陽之月也于周為六月于夏為四月慝陰氣也四月純陽用事陰氣未動而侵陽災重故有伐鼓用幣之禮也平子以為六月非正月故太史答言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過春分而未夏至三辰有災三辰日月星也日月相侵又犯是宿故三辰皆為災于是乎百官降物降物素服君不舉辟移時辟正寢過日食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用辭以自責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夏書胤征篇集安也房舍也日月不安其舍則食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嗇夫主幣之官車馬曰馳步曰走為救日食備也此月朔

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言此六月當夏家之四月平子弗從
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安君之災是不復以君為君矣

秋郯子來朝

左傳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皥氏鳥名
官何故也少皥金天氏黃帝之子己姓之祖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
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黃帝軒轅氏姬姓之祖也
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百官師長皆以雲為名號縉雲氏蓋其一官也炎帝氏以火
紀故為火師而火名炎帝神農氏姜姓之祖也亦有火瑞以火紀事名百官共

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共工以諸侯霸有九州者在神農前大皥後亦受水瑞以水名官大皥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大皥伏犧氏風姓之祖也有龍瑞故以龍名官我高祖少皥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于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鳳鳥知天時故以名歷正之官玄鳥氏司分者也玄鳥燕也以春分來秋分去伯趙氏司至者也伯趙伯勞也以夏至鳴冬至止青鳥氏司啓者也青鳥鶬鷃也以立春鳴立夏止丹鳥氏司閉者也丹鳥鷩雉也以立秋來立冬去入大水為蜃上四鳥皆歷正之屬官祝鳩氏司徒也祝鳩鷦鳩也鷦鳩孝故為司徒主教民鴡鳩氏司馬

也鵙鳩王鳩也鷙而有別故為司馬主法制鳲鳩氏司空也鳲鳩鵲鵴也鳲鳩平均故為司空平水土爽鳩氏司寇也爽鳩鷹也鷙故為司寇主盜賊鶻鳩氏司事也鶻鳩鶻鵰也春來冬去故為司事五鳩鳩民者也鳩聚也治民上聚故以鳩為名五雉為五工正五雉雉有五種西方曰鷷雉東方曰鶅雉南方曰翟雉北方曰鵗雉伊洛之南曰翬雉貫逵曰鷷雉攻木之工也鶅雉摶埴之工也翟雉攻金之工也鵗雉攻皮之工也翬雉設五色之工也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夷平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有九種也春扈鳻鶞夏扈竊玄秋扈竊藍冬扈竊黄棘扈竊丹行扈唶唶宵扈嘖嘖桑扈竊脂老扈鷃鷃以九扈為九農之號各隨其宜以教民事貫逵曰春扈鳻鶞相五土之宜趣民耕種者也夏扈竊玄趣

民耘苗者也秋扈竊藍趣民收歛者也冬扈竊黄趣民蓋藏者也棘扈竊丹為果驅鳥者也行扈唶唶晝為民驅鳥者也宵扈嘖嘖夜為農驅獸者也桑扈竊脂為蠶驅雀者也老扈鷃鷃趣民收麥令不得晏起者也扈民無淫者也扈止也

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于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顓頊氏代少皡者德不能致遠瑞故以民事命官

仲尼聞之見于郯子而學之于時仲尼年二十八

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傳言聖人無常師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公羊作賁渾戎穀梁無之字

左傳晉侯使屠蒯如周屠蒯晉侯之膳宰也以忠諫見進請有事于雒與三塗萇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于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棘津杜注河津名在今河南胙城縣北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于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甘鹿杜注周地今河南宜陽縣有鹿蹄山甘水所出周大獲先警戎備故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宫欲以

應夢

僖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非戎自逼居內地也又不聞其侵敗王畧而晉忽以詐滅之貪暴極矣若謂其貳于楚則諸侯皆貳何獨于陸渾有討乎

冬有星孛于大辰

左傳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夏之八月辰星見在天漢西今孛星出辰西光芒東及天漢申須曰申須魯大夫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

象天道恆以象類告示人今除于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今火向伏故知當須火出乃布散為災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徵始有形象而微也火出而見前年火出時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隨火行也其居火也久矣歷二年其與不然乎言必然也火出于夏為三月謂昏見于商為四月于周為五月夏數得天得天正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大辰大火宋分野陳大皞之虛也大皞居陳木火所自出鄭祝融之虛也祝融高辛氏之火正居鄭皆火房也星孛及漢

漢水祥也天漢水也衛顓頊之虚也故為帝丘其星為大水衛星營室營室水也水火之牡也牡雄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丙午火壬子水水火合而相薄水少而火多故水不勝火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火見周之五月鄭禆竈言于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斚玉瓚鄭必不火瓘珪也斚玉爵瓚勺也欲以禳火子產弗與以為天災流行非禳所息故也為明年宋衛陳鄭災傳

公羊傳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大辰何在大辰也大辰

者何大火也大火心也東方蒼龍七宿之一在中宸明以候四時故曰大辰辰時也大火為大辰伐為大辰伐謂參伐也伐星在參傍與參連體大火與伐天所以示民時早晩天下所取正故同為大辰北辰亦為大辰北辰北極居天之中以正四時故亦謂之大辰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傳一有一亡曰有于大辰者濫于大辰也劉向曰大辰者大火也不曰孛于大火而曰大辰者謂濫于蒼龍之體不獨加大火

大辰心星也前漢書五行志云心天子之象也天文志云心三星中星曰明堂天子位為大辰彗加

於心其祲大矣當其時申須梓慎裨竈皆以為火災至宋胡氏安國則以為應在後五年王室子朝之亂春秋紀災異而不言其事應見人君當謹天戒修德以弭災而事應則不可以常也必求其説則時有不應而轉以天變為不足畏矣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長岸杜注楚地今江南當塗縣西南有西梁山與東梁山夾江相對亦曰天門山郡國志春秋楚獲吳餘皇處也

左傳吳伐楚陽匄為令尹陽匄穆王曾孫令尹子瑕卜戰不吉司馬

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子魚公子魴也順江而下易用勝敵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餘皇舟名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環周也盈其隧炭陳以待命隧出入道炭火也盈路置火以防吳人言其守之嚴密

吳公子光請于其衆曰光諸樊子闔廬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藉衆之力以取舟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潛伏于舟側長鬣

多髭鬚與吳人異形狀詐為楚人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師吳師也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傳言吳光有謀

公羊傳詐戰不言戰此其言戰何據於越敗吳于檇李敵也俱無勝負不可言敗故言戰

穀梁傳兩夷狄曰敗於越敗吳于檇李是也中國與夷狄亦曰敗晉荀吳敗狄于大鹵是也楚人及吳戰于長岸進楚子故曰戰

楚先勝吳吳復勝楚勝負相敵故言戰不言敗據

傳五年吳嘗敗楚于鵲岸不書六年敗楚于房鍾不書書伐吳而已至是始書戰著其國勢匹敵而抗兵相加也

十有八年春

附録
左傳十八年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毛伯過周大夫得過之族）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昆吾夏伯稔熟也侈惡積熟以乙卯日與桀同誅）侈故之以而毛得以濟侈于王都不亡何待（為二十六年毛伯奔楚傳）

王三月曹伯須卒

左傳三月曹平公卒為下會葬見原伯張本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左傳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東北曰融風融風木也木為火母故曰火之始七日其火作乎從丙子至壬午七日壬午水火合之日故知當火作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大庭氏古國名在魯城内魯于其處作庫高顯故登以望氣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參近占以審前年之言

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前年裨竈欲用瓘斝禳火子産不聽今復請用之）鄭人請用之子産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産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多言者或時有中）遂不與亦不復火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産曰將有大祥（里析鄭大夫祥變異之氣）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言將先災死）國遷其可乎子産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子産知天災不可逃非遷所免故託以知不足）及

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産使輿三十人遷其柩火作子産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晉人新來未入者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于宫為其知國情不欲令去使子寛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大宫二子鄭大夫屏攝祭祀之位大宫鄭祖廟巡行宗廟不使火得及之使公孫登徙大龜登開卜大夫使祝史徙主祏于周廟告于先君祏廟主石函周廟厲王廟也有火災故合羣主于祖廟易救護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商成公儆司宫商成公鄭大夫出舊宫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備非常也行火所焮焮炙也城下之

人伍列登城也備姦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野司寇縣士也戒使各保其所應受徵役之人皆令具備以待上命郊人助祝史除于國北爲祭處于國北方就太陰禳火禳火于玄冥回祿玄冥水神回祿火神祈于四鄘鄘城也城積土陰氣所聚故所祭之以禳火之餘災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于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不義所以亡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異其同日而俱災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

穀梁傳　其志以同日也其日亦以同日也或曰人有謂鄭子産曰某日有災子産曰天者神子惡知之是人也同日為四國災也

四國同日而災非人力所為也傳載禆竈豫知其兆請禳而子産不許蓋知天道之遠一以人事為憑故竈言鄭又當火卒亦不應觀此益信古人以德消變人事誠修在天之禍福實有可移之理矣

六月邾人入鄅鄅杜注妘姓國在琅琊開陽縣今山東沂州北有開陽故城

左傳六月鄅人藉稻其君自出藉稻盖履行之邾人襲鄅鄅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斬得閉門者頭遂入之盡俘以歸鄅子曰余無歸矣從帑于邾邾莊公反鄅夫人而舍其女為明年宋伐邾起

秋葬曹平公

左傳秋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原伯魯周大夫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在位者大人患失而惑患有學而

失道者以惑其意 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茍而可于是乎上陵下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 殖生長也 言學之進德如農之殖苗日新月盛 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

附録左傳 七月鄭子產為火故大為社 為治也 祓禳于四方振除火災禮也乃簡兵大蒐將為蒐除 治兵于廟城內地迫故除廣之 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 庭蒐場也 過期二日使除徒陳于道南廟北曰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于而鄉 毀女所鄉 子產朝過而怒之 怒不毀 除者南

毀子產及衝使從者止之曰毀于北方（言子產仁不忍毀人廟）

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辭晉）

（公子公孫而授兵似若叛晉）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況有

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

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

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撊然授兵登陴（撊然勁忿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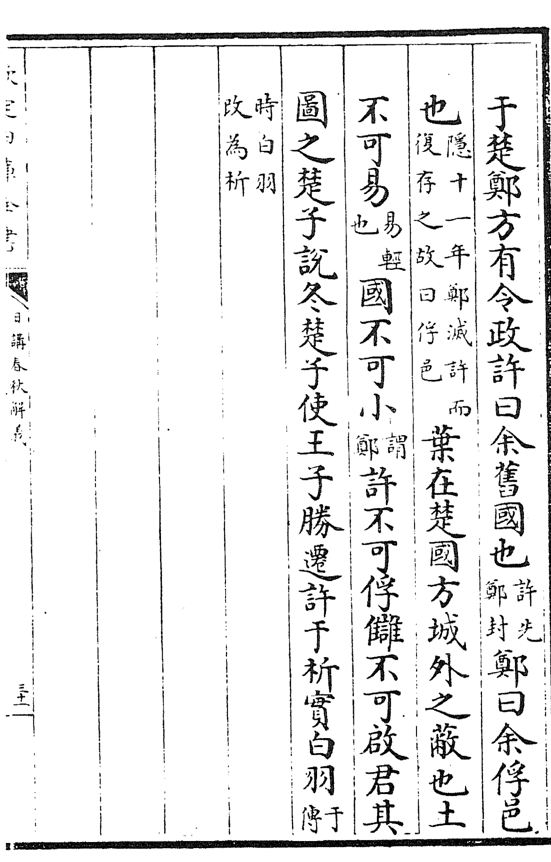
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

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

慝之間謀之以啟貪人薦為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言鄭雖與他國為竟每瞻望晉歸赴之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傳言子產有備

冬許遷于白羽

左傳楚左尹王子勝言于楚子曰許于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于鄭十五年平王復遷邑許自夷還居葉恃楚而不事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不專



于楚鄭方有令政許曰余舊國也許先鄭封鄭曰余俘邑也隱十一年鄭滅許而復存之故曰俘邑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土不可易也易輕也國不可小謂鄭許不可俘讎不可啟君其圖之楚子說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于析實白羽于傳時白羽改為析

日講春秋解義卷五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七百七十八 經部

日講春秋解義卷五十三

昭公

十有九年春

附錄左傳十九年春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陰杜注陰縣屬南鄉郡今湖廣光化縣西漢水西岸有古陰縣城令尹子瑕城郟郟亦楚邑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以持其世而已遷陰城郟者歆以自完守楚子之在蔡也郹陽封人之女奔之郹陽杜注蔡邑

當在今新蔡縣境生太子建及即位使伍奢為之師伍奢伍舉之子伍員之父費無極為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室妻也王為之聘于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正月楚夫人嬴氏至自秦為下拜夫人起

宋公伐邾

左傳郳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寧向戌子請宋公伐邾二月宋公伐邾圍蟲蟲杜注邾邑當在今山東濟寧州境三月取之乃盡歸郳俘

天下無霸邾以蕞爾小邦逞其暴横而宋元於此能一正入郿之亂此所謂聲罪執言之師也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左傳 夏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太子止之藥卒止獨進藥不由醫太子奔晉書曰弒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藥物有毒當由醫非凡人所知譏止不舍藥物所以加弒君之名

穀梁傳 曰弒正卒也凡弒不書日此弒而日知買為正卒也正卒則止不弒也不弒而曰弒責止也責止不嘗藥止曰我與夫弒者

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虺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嗌喉未踰年而死故君子即止自責而責之也就其有自責心也故以備禮責之

許悼公飲世子止之藥而卒事與楚商臣蔡般異而同以弒書何也藥出於止而君死於藥則止雖非弒而弒君之罪止有不得辭者故加弒焉所以教天下之為臣子者也其異於商臣般者過與故之不同耳其心不同而春秋之文一施之何以辨

乎觀商臣般皆立乎其位而止則弗立乎其位比事以推而止之不志乎弑亦可見矣且許與陳蔡皆密邇於楚許且近遷于白羽矣楚虔能假討賊之名以滅陳蔡何棄疾遂釋許而不問乎此又可尋迹推理而知之者也

己卯地震

經書地震者五而昭公之世再見地臣道也義主安靜時季孫僭竊臣道失常天心譴告而昭公漫

不知省其及宜矣

附録

左傳　邾人郳人徐人會宋公乙亥同盟于蟲終宋公伐邾事

楚子爲舟師以伐濮濮杜注南夷費無極言于楚子曰晉之伯也邇于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太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説從之故太子建居于城父令尹子瑕聘于秦拜夫人也爲明年譜太子張本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左傳秋齊高發帥師伐莒莒不事齊故莒子奔紀鄣紀鄣杜注莒邑也東海贛榆縣東北有紀城今山東莒州即江南贛榆縣界使孫書伐之孫書陳無宇之子子占也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嫠婦寡婦為嫠及老託于紀鄣紡焉以度而去之因紡纑連所紡以度城高下而藏之待外攻者欲報讎去藏也及師至則投諸外縏繩城上而投其所垂于外隨之以出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縋而登緣繩登城登者六十人縋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啟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傳言怨不在大

齊景有爭霸之心因莒不事齊遂興是役夫不以德義服人而徒計近功侵凌弱小以晏子為之輔佐亦不能有所匡正則所謂顯君者何足稱哉

冬葬許悼公

公羊傳 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弑也曷為不成于弑止進藥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為加弑焉爾譏子道之不盡也其譏子道之不盡奈何曰樂正子春之視疾也樂正子春曾子弟子以孝名聞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

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脫然疾除貌也言消息得其節）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弑焉爾（失其消息多少之宜）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聽治止罪）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原止進藥本欲愈父之病無害父之意故赦之）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

穀梁傳日卒時葬不使止為弑父也曰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羈貫謂交髮剪髮以為飾成童八歲以上）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

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許世子不知嘗藥累及許君也許君不授子以師傅使不識嘗藥之義故累及之許止弑君與趙盾弑君皆聖人特筆然晉靈公不書葬而許悼公書葬者趙盾力能討賊而不討不得不終誅之若許止痛父之死咎己之深未踰年而卒則其心可知矣故上書弑以著止有弑君之事此書葬以明止實無弑君之心一立法甚嚴一

待人以恕也

附錄 左傳 是歲也鄭駟偃卒子游娶于晉大夫生絲弱（子游駟偃也弱幼少）其父兄立子瑕（子瑕子游叔父駟乞）子產憎其為人也（憎子瑕）且以為不順弗許亦弗止駟氏聳（聳懼）他日絲以告其舅冬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卜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天昏（大死曰札小疫曰瘥短折曰夭未名曰昏）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

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于謀而立長親于私族謀之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剥亂是吾何知焉諺曰無過亂門民有兵亂猶憚過之而況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丘之會在十三年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為辭客幣而報其使遣人報晉使晉人舍之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十三年吳縣州來今就城而取之戌莊王

曾孫葉公諸梁父也昔吳滅州來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戌曰吾聞撫民者節用于內而樹德于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讎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死轉轉遷徙也忘寢與食非撫之也

鄭大水龍鬬于時門之外洧淵時門鄭城門洧淵杜注洧水出滎陽密縣東南至潁川長平入潁按今洧水自密縣東流經新鄭縣南門又東會于溱水謂之雙洎河即洧淵也國人請為禜焉子產弗許曰我鬬龍不我覿也覿見

也龍鬬我獨何覿焉禳之則彼其室也淵龍之室吾無求于龍龍亦無求于我乃止也傳言子產之知令尹子瑕言蹶由于楚子曰蹶由吳王弟五年靈王執以歸彼何罪諺所謂室于怒市于色者楚之謂矣言靈王怒吳子而執其弟猶人忿于室家而作色于市人舍前之忿可也乃歸蹶由言楚子能用善言

二十年春王正月

附録

左傳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是歲朔旦冬至之歲也當言正月己丑朔日南至時史失閏閏更在二月後故經因史而書正月傳更具于二月記南至日以正歴也因

梓慎望氛氛氣也時魯侯不行登臺之禮使梓慎望氛曰今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爲宋華向出奔蔡侯卒傳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戴族華氏桓族向氏汰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傳言妖由人興

費無極言于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爲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一過納建妻何信于讒王執伍奢怒奢切言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知太子冤故遣令去三月太子建奔宋王

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己以至王曰言出于余口入于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奉初命以周旋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善其言舍使還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為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員曰棠君奢之長子尚也

為棠邑大夫員尚弟子胥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自以知不及員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仁者貴成功擇任而往知也員任報讎知死不辟勇也尚為勇父不可棄俱去為棄父名不可廢俱死為廢名爾其勉之相從為愈言愈于同命共死也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將有吳憂不得早食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于州于州于吳子僚公子光曰是宗為戮而欲反其讎不可

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光欲弑僚不利員用事故破其議而員亦知之余姑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計未得用故進勇士以求入于光退居邊鄙乃見鱄設諸焉鱄諸勇士而耕于鄙為二十七年吳弑僚傳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鄸穀梁作夢杜注曹邑在今山東曹州北

公羊傳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畔也畔則曷為不言其畔為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曹伯廬卒于師在成十三年則未知公子喜時從與公子負芻從與喜時曹伯廬弟

負芻喜時庶兄或為主于國或為主于師古者諸侯師出世子率衆守國其次宜為君者持棺絮從所以備不虞或時疾病相代行史文不具故傳疑之公子喜時見公子負芻之當主也逡巡而退賢公子喜時則曷為為會諱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為之諱也

穀梁傳自夢者專乎夢也能專制夢曹無大夫其曰公孫何也言其以貴取之而不以叛也會以公孫之貴而得夢既而不以之叛明曹君無道致令其奔非會之罪故書公孫以善之

春秋時臣能專其邑無不叛其國者故經於大夫自其邑出奔者皆先書叛以正其罪如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南里出奔楚先書入南里以叛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先書入蕭以叛是也此書自鄭出奔以見鄭乃會之世邑所得專制而不敢據邑以要君與身在國都倉卒見逐者異耳或謂為公子喜時之後賢之非也春秋之義善善惡惡各以其事何有賢其祖而遂褒其子孫乎且會為喜時之

子孫亦無所考公羊未見國史所傳事迹多未可

信也

附録左傳 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

謀曰亡愈于死先諸欲先作亂 華亥僞有疾以誘羣公子

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

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于其廪

八子皆公黨 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劫公 癸卯取太子

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為質欒景公也辰及地皆元公弟一云皆太子欒兄

弟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慼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為質為此冬華向出奔傳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縶公羊穀梁作輒

左傳衛公孟縶狎齊豹公孟靈公兄也齊豹齊惡之子為衛司寇狎輕也奪之司寇與鄄鄄杜注豹邑有役則反之縶足不良故有役則以官邑還豹使行無則取之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喜貞子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宣姜靈公嫡母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于公孟

薦達也為騶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言子借我以善名故公孟親近我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使子言不信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周猶終竟也而歸死于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平壽杜注衛下邑公孟有事于蓋獲之門外有事祭也蓋獲衛郭門齊子氏帷于門外而伏甲焉齊豹之家使祝鼃寘戈于車薪以當門要其

前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亦如前車寘戈于薪尋其後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閎中閎曲門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閱門入閱門衛城門名慶比御公公南楚驂乘使華寅乘貳車公副車及公宮鴻騮魋駟乘于公鴻騮魋復就公乘一車四人公載寶以出褚師子申遇公于馬路之衢遂從從公出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肉袒示不敢與齊氏爭執蓋蔽公而去闕空也以蓋當侍從空闕之處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

閉郭門（不欲令追者出）踰而從公（踰郭出）公如死鳥（死鳥杜注衛地）析朱鉏宵從竇出徒行從公（朱鉏成子黑背孫）齊侯使公孫青聘于衛（青頃公之孫）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竟內則衛君也乃將事焉（行聘事）遂從諸死鳥請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君命賓曰寡君命下臣于朝曰阿下執事（阿比也命已使比衛臣下）臣不敢貳主人曰君若惠顧先君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乃止衛侯固請見之不獲命以

其良馬見為相見之禮為未致使故也故不敢以客禮見衛侯以為乘馬喜其敬己故貴其物賓將掫掫行夜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臣懼不免于戾請以除死親執鐸終夕與于燎設火燎以備守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喜也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八月

辛亥公子朝褚師圃子玉霄子高魴出奔晉皆齊閏氏黨閏月戊辰殺宣姜與公子朝通謀故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滅齊氏故賜析朱鉏謚曰成子宵從公故而以齊氏之墓予之皆未死而賜謚及墓田傳終而言之衛侯告寧于齊且言子石子石公孫青言其有禮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苑何忌辭曰何忌齊大夫與于青之賞必及于其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尚書康誥况在羣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琴張聞宗魯死琴張孔子弟子字子開名牢將往弔之仲

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知公孟不善而受其祿是食姦也不受亂許豹行事是受亂也不為利疚于回疚病回邪也以利故不能去是病身于邪不以回待人知難不告是以邪待人不蓋不義以周事豹是蓋不義不犯非禮以二心事縶是非禮

公羊傳母兄稱兄兄何以不立有疾也何疾爾惡疾也

穀梁傳盜賊也其曰兄母兄也目衛侯衛侯累也惡衛侯不能保護其兄乃為盜所殺然則何為不為君也曰有天疾者不得入乎宗廟輒者何也曰兩足不能相過聚合不解如見絆縶齊

謂之綦楚謂之踙衛謂之輒

左氏以為齊豹殺之也豹為衛司寇何以盜書胡氏安國謂罪在宗魯宗魯孟縶之驂乘法應書盜此求其說而不得也宗魯雖與聞其事而作亂者實豹今釋豹不誅歸獄宗魯於義為頗然則經所謂盜實齊豹耳豹具官於衛變文書盜所以甚衛靈之無政刑也以千乘之國不能衛其母兄制其禍亂使盜賊竊發兄死身危幾亡其國故書盜以

著之至豹以守嗣大夫爲盜賊之事是亦盜賊而已矣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寧公羊作甯

左傳宋華向之亂公子城公孫忌樂舍司馬彊向宜向鄭楚建郳申出奔鄭城平公子舍樂喜孫宜郳皆向戌子建楚平王亡太子申小邾穆公子八子皆宋大夫公之黨辟難出其徒與華氏戰于鬼閻八子之徒衆也鬼閻杜注潁川長平縣西北有閻亭今河南陳州西華縣東北閻倉亭城是也敗子城子城適晉別走至晉爲明年子城以晉師至張本華亥與其妻必盥而食所

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歸公子向寧曰惟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于華費遂將攻華氏貴遂大司馬華氏族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恐殺大子憂臣是以懼敢不聽命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詢詢恥也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奔吳登費遂之子黨華向者向寧欲殺太子華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可以為功

善使少司寇牼以歸（牼華亥庶兄以三公子歸公也）曰子之齒長矣不能事人以三公子為質必免（質信也送公子歸可以自明不叛之信）公子既入華牼將自門行（從公門去）公遽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而所（所所居官）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廬左氏作盧按十三年蔡侯廬歸于蔡左氏亦作廬此廬誤）

附録

左傳齊侯疥遂痁（痁瘧疾）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多在齊）梁丘據與裔款言于公曰（二子齊嬖大夫）吾事鬼

神豐于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于祝固史嚚以辭賓（欲殺嚚固以辭謝來問疾之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宋盟在襄二十七年）屈建問范會之德于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于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楚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于祝史子稱是語何

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無廢事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與受國福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于鬼神其適遇滛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輸墮也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滛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還猶顧也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于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

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夭昏孤疾者爲暴君使也其言僭嫚于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爲也言非誅祝史所能治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衡鹿舟鮫虞候祈望皆官名也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言公專守山澤之利不與民共介隔也迫近國都之關言邊鄙既入服政役近關又征奪其私物使民重困也承嗣大夫强易其賄承嗣大夫世位者布常無藝布政無法制徵歛無度

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于市外寵之臣僭令于鄙詐為教令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所求不給則應之以罪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聊攝杜注齊西界也平原聊城縣有攝城在今山東聊城縣東北姑尤以西姑尤杜注齊東界也其為姑水尤水皆在城陽郡東南入海姑水即今山東黃縣之大姑河尤水即今掖縣之小姑河人也多矣雖有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于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毁關去禁薄斂已責除逋責十二月齊侯田于沛疾愈行獵沛杜注澤名招

虞人以弓不進（虞人掌山澤之官）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招當往道之常也非物不進官之制也）君子韙之（韙是也）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臺名）子猶馳而造焉（子猶梁丘據）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燀炊也）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

過洩減也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獻君之否以成君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詩商頌言中宗能與賢者和齊可否其政如羹敬戒且平和羹備五味異于大羹鬷嘏無言時靡有爭鬷總也嘏大也言總大政能使上下如和羹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樂須氣以動二體舞者有文武三類風雅頌四物雜用四方之物以成器五聲宮商角徵羽六律黃鍾大蔟姑洗蕤賓

夷則無射也陽聲為律陰聲為呂此十二月氣七音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也周武王伐紂自午及子凡七日王因此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故以七同其數以律和其聲謂之七音八風八方之風東北曰條風又名融風東方曰明庶風東南曰清明風南方曰景風又名凱風西南曰涼風西方曰閶闔風西北曰不周風北方曰廣莫風九歌九功之德皆可歌也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以相成也言此九者合然後相成為和樂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周容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詩豳風義取心平則德音無瑕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

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爽鳩氏少皞氏之司寇）季萴因之（季萴虞夏諸侯代爽鳩氏者）有逢伯陵因之（逢伯陵殷諸侯姜姓）蒲姑氏因之（蒲姑氏殷周之間代逢公者）而後大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

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

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難以治）疾數月而卒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于萑符之澤（萑符杜注澤名疑即中牟澤于澤中劫人也）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符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詩大雅汔其也周厲王暴虐民勞于苛政故詩

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寛 毋從詭隨詭人隨人無正心不可從 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憯曽也言為寇虐曽不畏明法者亦當用猛政糾治之 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詩商頌言湯政得中和絿急也 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優優和也遒聚也 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子產見愛有古人之遺風

二十有一年春

附錄

左傳 二十一年春天王將鑄無射周景王也無射鍾名律中無射 泠

州鳩曰 冷樂官州鳩其名 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輿也 樂因音而行 而鐘音之器也 音由器以發 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鐘之 鐘聚也以器聚音 輿以行之小者不窕 窕細而不滿 大者不槬 槬横大不入 則和于物物和則嘉成 嘉樂成也 故和聲入于耳而藏于心心億則樂 億安也 窕則不咸 不充滿人心 槬則不容 心不堪容 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鐘槬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 為明年天王崩傳

王三月葬蔡平公

左傳三月葬蔡平公蔡太子朱失位位在卑不在適子位以長幼齒大夫送葬者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詩大雅塈息也今蔡侯始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為蔡侯朱出奔傳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書聘止此

左傳夏晉士鞅來聘叔孫為政叔孫昭子以三命為國政季孫欲惡諸晉憎叔孫在己上位故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為士鞅

鮑國歸費在十四年牢禮各如其命數魯人失禮故為鮑國七牢士鞅怒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為十一牢言魯不能以禮事大國且為哀七年吳徵百牢起

晉頃即位五年始通嗣君蓋霸業既隳六卿睢盱相忌邦交不暇及也於時士鞅怒魯禮好不結財求無藝諸侯外之而晉亦不復遣聘矣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叛公羊作畔南里杜注宋

(城內里名在今河南商邱縣境)

左傳　宋華費遂生華貙華多僚華登貙為少司馬多僚為御士(公御士)與貙相惡乃譖諸公曰貙將納亡人(亡人華亥等)亟言之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司馬華費遂良子華登)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死如可逃何遠之有(言亡可以逃死勿慮其遠以恐動公)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告使逐貙)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

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貙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酬酒幣）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亦如公賜）張匄尤之（張匄華貙臣尤怪賜之厚）曰必有故使子皮承宜僚以劍而訊之（子皮華貙）宜僚盡以告張匄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言登亡傷司馬心已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匄不勝其怒遂與子皮白任鄭翩殺多僚（任翩亦貙家臣）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

心豐徳華牼禦諸横橫杜注梁國睢陽縣南有横亭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盧門宋東城南門六月庚午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舊鄘故城也桑林城門名

公羊傳宋南里者何若曰因諸者然因諸者齊故刑人之地公羊子齊人故以齊喻也博物志云周曰囹圄齊曰因諸

穀梁傳自陳陳有奉焉爾入者内弗受也其曰宋南里宋之南鄙也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言不作亂

華向首禍於國結黨以奔今乘隙而入外挾吳楚

將覆宗邦罪不勝誅矣春秋書叛于戚于朝歌于蕭皆不係之國此獨曰宋南里者戚與朝歌及蕭皆其所食私邑若南里則宋國城内之里名是華向與宋分國而居不止竊邑而已故書入于宋南里以深罪叛臣逼脅其君已甚之詞也曰自陳者因陳之力陳亦有罪焉爾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左傳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于梓慎曰是何物

也物事也禍福何為對曰二至二分二至冬至夏至日二分春分秋分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二分日夜等故言同道二至長短極故言相過其他月則為災陽不克也故常為水陰侵陽是陽不勝陰

昭公之世日食凡七見時天下彊臣多抗其君而季氏之僭逼尤甚梓慎不能因公之問告以省德消變乃云分至不為災按詩十月之交即夏正八月秋分之月也而云日有食之亦孔之醜七年四

月甲辰朔日食春分之月也而云魯衛惡之安在其不為災邪即行有常度天運固然然遇災而懼之心亦當無時不儆凜也

八月乙亥叔輒卒（輒公羊作痤）

左傳于是叔輒哭日食（意在于憂災）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

輒叔弓之子無事業見經獨書其卒卿卒必書也

附録

左傳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登前年奔吳）齊烏枝鳴

戊宋（烏枝鳴齊大夫）廚人濮曰（濮宋廚邑大夫）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鴻口杜注梁國睢陽縣東有鴻口亭在今商邱虞城二縣界）獲其二師公子苦雂偃州員（二師吳大夫）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出奔）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可借使死難）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徽識也所以相别）衆從之公自揚門見之（揚門睢陽正東門名揚門）下而巡之曰國

亡君死二三子之恥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備長兵也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即之廚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新里華氏所取邑翟僂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于公而歸翟僂新公臣居華氏地而助公戰華妵居于公里亦如之妵華氏族故助華氏亦如僂新說甲歸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城以前年奔晉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翰胡曹大夫苑何忌齊大夫公子朝前年出奔晉今

還衛丙戌與華氏戰于赭丘赭丘杜注宋地後漢志陳國長平縣有赭丘城當在今河南陳州西北境鄭翩願為鸛其御願為鵝鄭翩華氏黨鸛鵝皆陳名子祿御公子城莊堇為右子祿向宜干犨御呂封人華豹張匃為右皆華氏黨相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反還戰將注豹則關矣注傅矢關引弓曰平公之靈尚輔相余平公公子城之父豹射出其間出于城子祿之間將注則又關矣曰不狎鄙狎更也謂豹頻射不使己得更遞是可鄙抽矢豹止不射城射之殪豹死張匃抽殳而下殳長丈二在車邊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

折城車軫又射之死匄死干犨請一矢求死城曰余言女于君欲活之對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同乘共伍當皆死干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殪犨入死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貙曰吾為欒氏矣晉欒盈還入作亂而死事在襄二十三年貙曰子無我迋迋恐也不幸而後亡使華登如楚乞師華貙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犯公師出送華登食于睢上哭而送之乃復入入南里楚薳越師師將逆華氏大宰犯諫曰犯楚大宰諸侯唯宋事其

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為明年華向出奔楚傳

冬蔡侯朱出奔楚朱穀梁作東

左傳蔡侯朱出奔楚費無極取貨于東國東國隱大子之子平侯廬之弟朱叔父也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于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于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其子有二心故廢之子謂朱也靈王殺隱大子

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言權在楚則蔡無他心

穀梁傳東者東國也何為謂之東也王父誘而殺焉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父執而用焉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奔而又奔之曰東惡之而貶之也奔既罪矣又奔讎國惡莫大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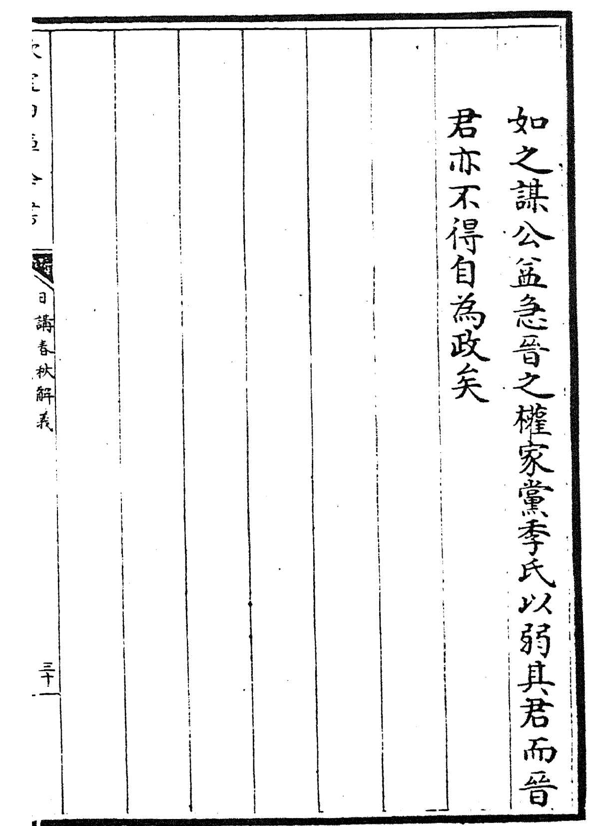
費無極取貨東國脅國人出朱而立之讒人之為害如此或疑此書朱出奔楚後書東國卒于楚朱無歸入卒葬之文東國無出奔之事疑即東國而

誤為朱然左氏記沈尹戌之言亦曰出蔡侯朱而史記蔡世家亦曰隱太子之子東國攻平侯子而代立則朱東國固兩人也穀梁經文特因後書東國而誤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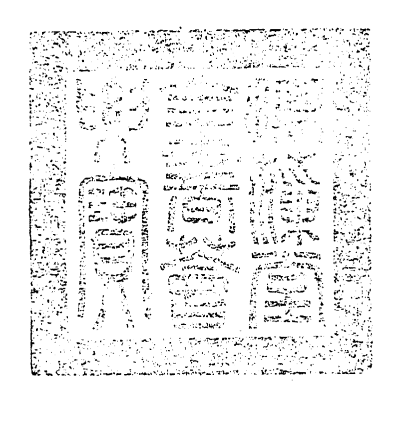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傳公如晉及河鼓叛晉晉克鼓在十五年至是叛晉屬鮮虞晉將伐鮮虞故辭公

晉伐鮮虞何妨於邦交而以此為辭以卻公蓋意


如之謀公盃急晉之權家黨季氏以弱其君而晉君亦不得自爲政矣

日講春秋解義卷五十三



詳校官檢討臣李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楊仁基